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　貳拾叁年叁月廿三日（星期五）

第叁貳捌號

社址　東御街壹伍肆號　每份售錢貳百文　每日出版一小張　維新印刷局代印

訂報價目　每月叁角　半年一元柒角　全年三元二　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

短篇義烈

梅影小傳

『竹天』續

自是而後，梅影居然爲費氏側室矣，嫡婦張氏，性悍妬，幸梅□遵當夕，張尚能容之，即大全偶宿其室，梅亦必勸之歸正寢，大全固強之而始允從，絳兒初與梅同宿，漸遭張氏白眼，侵至惡聲斥責，奴而畜之，大全刼於威閫，亦末奈何也，梅嘗泣求於張，願以身代，□固難之，益取絳梅與絳靚面，更幽絳於暗室，絳日夜號泣，梅遙聞泣聲，心如刺刃，輾轉無計，久之，忽奮然起曰，余之含垢茹辛者，特以絳兒故，今如此，余何以生爲，願拼此身，保厥孤兒，彼悍婦張氏，誓不恕也，言次，憤然出室，將詣正寢與張爭抗，忽又念曰，吾且先以情動之，倘無效果，然後再以強力行之，未爲晚也，思定，入見張氏，而語之曰，蒙主婦高誼，出妾及絳兒於患難之中，此心銘感久矣，絳年稚而好弄，嘗多瀆冒，幸以主母故憐而恕之，張嗤之曰，汝自顧且不暇，尚爲他人作說客耶，梅曰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設絳兒至陌路之人，妾亦不能無動於中，而況舊主遺孤乎，妾之初不來君家也，主人曾以善視絳兒爲說者，幸推念主人意，釋此可憐之童子，張厲聲曰，汝意何爲，余豈薄待絳兒，兒家無逆手者，絳一事莫逆，余耐之已久，今日之事，聊警其後，願容汝搖舌耶，梅聞言憤不可遏，猶極力自制，復進語曰，妾願偕絳兒處暗室，願主婦許之，張曰，汝誠不識好惡，余已忍之又忍，當使汝目擊老娘辣手，看汝有何法力，言次，即令僕婦往召絳兒，絳幾經風波，已如驚弓之鳥，駭極而號，及至室內，見梅在側，疾呼梅姐救我，梅趨而前，欲劫奪之，爲僕婦所格，竟不得前，張謂僕婦曰，可反縛其四肢，懸諸樑間，梅聆此毒酷之言，且驚且急，即亦不顧一切，奮力而前，僕婦不意其作勢猛烈，竟爲所蹶，梅乃前撫絳兒，甫及其身，張已往內室取杖至，不問爲絳爲梅，迎頭痛擊，梅以身翼絳，忍痛受杖，而顚蹶之僕婦，又已扶痛而起，憤恨之餘，益助張爲虐，梅兩面受敵，幾至身無完膚，張旋止杖，笑語梅曰，汝固欲之，莫謂余不情也，時梅痛澈肌骨，力已不能支體，猶憤聲詈之曰，惡人那有好收場，看你橫行到幾時，余生不能復余之仇，死亦當褫汝之魄，張於得勝之餘，怒氣已平，遂不之答，氏仍使僕婦挾絳返暗室，（未完）

風流小生

稿未到　明日決多載補足

紀實短節

嬿妍幻愛記

（笑俗）（二）

梅春華女士，爲維新大學之校后，豐肌豔質，而煙視媚行，纖匕雌風，極合新時代之健康美，且有目爲南國標準美人者，女士在校，復嗜體育，舉凡網籃排球，靡一不習，市之交際花，亦惟女士首屈一指，維新大學，桃李盈千，女性則三之一而弱，女士于此，乃如衆鳥一鳳，異性同學，爲之顚倒狂惑，包圍左右，莫不欲一親謦欬，繼承恐後，交誼稍夙者，則把袂同遊，自計結歡，女士週旋其間，樂乃無藝，則擇其可語者，稍加詞色，虛與委蛇，寖且愈，自驕貴，操縱之術，與日俱進，被弄於股掌之間者，猶冥然罔覺也，○梅女士於衆同學中，與之形跡較親者五人，曰宋夢玉，石維崇，李騷魂，趙超人，秦國英，五者惟宋年最少，态容婉媚如好女子，有以宋姑娘稱之者，男女同學，胥樂與狎戲，宋則靦覥異常，梅女士于宋，青睞頻加，時約往劇場影院，駢坐談心，不惜以他方之所餽贈者，輸之于宋，知其事者，乃紛匕致其揣測之詞，謂宋待梅皇后體貌獨優，如斯豔福，不知幾生修到也，（未完）

錦星·歪詩

壬曲式底　小鍾撰　孔夫子批　—續—

▲韓蘭根

東方勞萊韓蘭根，註一
曾在中學當先生，註二
怕鬼怕神怕表妹，註三
做起來戲不正統。

註事
註一，他有四方勞萊之風采，
註二，據說他曾在某中學任教員，確否待查，
註三　他在『如此英雄』中怕鬼，怕表妹談瑛，

註四，當然。
孔夫子曰「賤骨頭是也。」

▲黃紹芬

多情多義黃紹芬，
聯華影師第一名，註一
輪到小燕上鏡頭，
特別留心代精神，註二

註一，周克到聯華去了，
註二，照明素來不馬乎。
孔夫子曰，『心焉繫之』。（未完）

翡翠塔

前曉報所載之翡翠塔定於後日在本報繼續登載

電影珍聞（續）

明星出品『女性的吶喊』在天一公司拍過一千多尺的戲。後來因爲不受部隊歡迎。沈西苓就拿到明星公司去拍攝的。

『舊時京華』這一部拖辮子的戲。在他們的特刊上。編劇者是什麼莊正平。實際這莊正平就是洪深的化名。（未完）

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

社會怪現狀

（夢魚）（七七）

第十五回　感恩義慨贈鑽約指　露端倪貪索銀袁頭

金鳳生性極孝。既說他媽已首肯。她也顧全母親養老有資。也就毅然決然。下嫁玉帥。不過私劉漢的恩義。仍不會斷絕。現在趁玉帥不在天津。回家省母。恰巧在太平洋巧遇劉漢。好似知己相逢。便約他常到母家談天。在金鳳光明磊落。以爲結義兄妹親熱。也屬尋常事。何用避人耳目。殊不知暗地裏有個金生在那裏奉令密查。這却非金鳳始料所及的。此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。以致會弄出天大的奇禍來。什麼奇禍呢。待著者詳細寫來。當下劉漢和母女倆對坐談天。王氏說道。鳳兒整備到碧雲下院去。做三天道場。超度他父親亡魂。○現在尚未去接洽。不知要多少金錢。一語提醒了劉漢。便問道。今年可是寄父的五旬陰誕。王氏答道。是啊。你的腦力眞好。還記得你寄父的年紀哩。劉漢道。既然不曾接洽。只恐院中佛事忙。還是早去接洽爲貴。金鳳接口問道。太哥。可不同夫同小妹就去接洽嗎。劉漢答道。恐怕沒有什麼事。就去接洽好了。免得耽誤日期。金鳳便立起身來。一面叫女傭喚切袁四。整備汽車到碧雲下院去。一面入房裏略修飾。一刹那花枝招展似的走來。劉漢便座上抬身。別過王氏。即同金鳳出外登車。一路風馳電掣似的。不消幾時。已到目的地停車。袁四慌忙走下車來啓車門。金鳳和劉漢便下車入院。由主客師招待客室中坐定。劉漢即同主客師說道。無事不登三寶殿。舍親整備到貴院做三天功德。最好明天淨壇。不知貴院有空嗎。主客師答道。小院佛殿共有六座。所以天天有道場。天天有空的。請貴權越顯示鄉眞。明晨請早降拈香。劉漢含笑說道。足見貴院是大叢林。但是舍親是爲亡父五旬陰誕。三天功德。獨做食一應在內。該需若干。主客師答道。請貴權吩咐。小院決不增多減少的。金鳳繞言道。佛事要做得認眞。諸位上人。在這三天以內。早晚不得出院去任意吃葷。所做佛事要拜表齋十王。大和尚要請貴院方丈親身到壇的。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玉獅帶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三十六回 鄭鼎大戰黎彥虎 徐搴潼關二上墳

卻這周霸三人，保着徐搴，殺出重圍，看看天色已明，後面已無追兵，四人才緩七行程，各述經過，徐搴大喜，當郎商議，據三人之意，現在大安山，正在開兵，我們一齊上山去罷，徐搴道，三位哥哥之言，小弟敢不遵命，奈舍下自遭大變以來，家母本欲回絳居住，後未成行，竟落在鎮江，現已三年，小弟無日不念，意欲先回鎮江省母，俟省母後，再上大安不遲，不知三位哥七意下如何，三人聽了，都稱贊徐搴孝思純篤，願同一路，於是四人，兼程向鎮江進發不提，卻說李義蘿方，派人下崖，尋撈徐搴屍骸，繩籃未及半崖，軍士即頭暈眼花，無法下去，只得作罷，又恐楊際昌調動大軍，惟恐孤軍遠戍，吃虧不小，故此將鄭鼎灌醉，擁回大安，鄭鼎次日酒醒，也無可如何，衆英雄回到大安，飲酒慶功，不到三日，黎彥虎已經趕到，魏朝賢接進堂中，黎彥虎敍述寶塔寺抗兵經過，並取出光筆，請魏朝賢鑑別，是何寶物，魏朝賢接到手中，避開光線，審視蝌蚪文字，乃神頂針三字，亦不知出於何代，既屬光線利害，便與黎彥虎商量，來日單搦鄭鼎，俟其疲之時，回馬暗用神針，必定生效，倘如出馬用時，鄭鼎小小神雖氣凝，恐不長此光，反而無益，黎彥虎受敎，專候次日大戰，用針射倒鄭鼎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到了次日，代領飛虎兵，列開陣式，專要鄭鼎出馬，正吼着，忽見白旗飄動，鄭鼎飛馬出陣，兩軍對圓，大安諸將，俱在旗門壓住陣角，兩軍金鼓亂鳴，兩人接馬便戰，不到五十個回合，黎彥虎陡轉馬頭，回身敗走，鄭鼎大叫道，尖嘴賊，向那裏逃走，說罷拍馬便追，看看馬頭連住馬尾，黎彥虎左手執定雙鎚，右手取出神針，回手向鄭鼎一照，大叫鄭賊不得活了，神針一晃，陡轉戰馬，雙鎚齊下，向鄭鼎馬前打來，鄭鼎正在追趕，看看趕上，舉起彎弓，向黎彥虎坐馬打下，一弓未着，弓稍拍動馬股，那馬向前如飛而逃，黎彥虎放開針光，不料光未射住馬眼，鄭鼎覺得白光一晃，頓覺眼花瞭亂，一着未防，黎彥虎手起鎚下，將前鞍打粉碎，鄭鼎急忙陡馬而逃，縱到江心，雪電駒分開四蹄，踏水而過，黎彥虎見鄭鼎已經過江，不便再追，當即勒馬回陣，魏朝賢見黎彥虎一人轉來，心中大喜，料定鄭鼎必死於神針之下，正欲傳命冲殺，忽聽鸞鈴響動，鄭鼎已回馬返陣，此時墨賽花，亦在關前望陣，忽然不見鄭鼎，心中好生着急，欲吩咐蒲鸞英出馬接戰，忽見鄭鼎轉來，心才放下，這時黎彥虎，正心雄氣傲，滿想鄭鼎，必然受傷，不敢出戰，忽聽鸞鈴震動，鄭鼎大叫道，尖嘴賊，敢使暗器傷人，你不想活了，說着已到跟前，黎彥虎見狀，急取出神針，專候鄭鼎馬到，對準放出豪光，大叫一聲，鄭鼎賊，看吾法寶，正說着，只見鄭鼎空手，就是一道白光，攔開針光，回手一下，正中黎彥虎後心，黎彥虎一聲大叫，登時撥鞍吐血，逃回本陣，鄭鼎乘勝冲殺，墨賽花點動大兵，向前掩殺，魏朝賢急命亂箭齊發，射住脚角，徐徐收兵，且幸不曾損傷人馬，回到帳中，心中好生納悶，忽然從軍報說，現有四十八國番王，及軍師白巧爾來見，魏朝賢聞報大喜，急命請入營中，

▲金樹仁之內寵 （芬芳）

新疆主席金樹仁，柄持新政有年，新省僻處西北邊陲，遠隔中樞，之政令所不能及，金氏以中樞鞭長莫及，於用人行政，一秉已意爲之，民之難堪，殆非所恤，而於回人尤極端歧視，因金爲甘肅導河縣人，夙與回族不相協，豈爲省主席，遂不惜表露其地域思想，回人不能堪，始揭竿圖逃化，聲罪致討，變作，金不可制，乃倉皇離新，遁居津門，尚不自知懺悔，竭力文過飾非，爲新人所許，中央遂逮之於軍政部，令軍法司員，研究其罪，昔爲座上客，今爲階下囚，罪狀今雖未宣判，而鐵窗之滋味，己令金氏飽嘗矣，

聞金氏柄新政時，宦囊豐裕，於聲色犬馬之好，遂極恣縱，粉白黛綠，列屋閒居者，幾不止金釵十二，而後房金粉，不獨爲國內四方之佳麗，且有異族蛾眉於其間，此豸之得，則揚𨶹新在日，金淼其屬爲祕書長，嘗乘楊命赴歐考察，足及淫風冠天下之法都會，金詣是邦，於考察之暇，輒流連舞場豔窟，賞識一麗姝，遂以萬金載之歸，寵冠後房，此豸長眉入鬢，麗質天成，輕顰淺笑，令人骨醉，金之寵之，無怪其然，第不知金今身在囹圄，此異族蛾眉，能否度其寂寞淒涼之歲月否耳，

民歌一首 妹子送哥哥

這是一首沉痛悽切的民間歌謠。用神往的昔子。赤裸裸地暴露了封建制度掩護下舊家庭的醜態。幽泣的歌聲。出諸鄉間兒童口吻。似史形眞摯。誰都不能否認。這是血和食的結晶。愛好藝術的朋友民間儘多你們渴望的材料呢。

『紅絮褲。綠裏子。比不得娘家做女子。娘家睡到早飯熟。婆家等不到雞子啼。鍋裏燒飯瓦裏蒸。哥七來了正相親。心想留哥七吃頓飯。問七公婆不作聲。一送七到大門口。拉到哥七一雙手。一送七到籬笆下。拉到哥七說陣話。一送七到菱角塘。菱角開花白洋七。一送送到斑鳩窠。斑鳩對我笑呵呵。你莫要笑我。我是妹子送哥哥』。

紀方聲濤 淡如

閩變事起。組府若干日而瓦解。於是一時有軍事特派員入閩收拾局面之舉。茲特派員中有方聲濤者。固老革命黨人也。聲濤之弟曰聲洞。曾以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。攻督署而舍身於革命者。李協和帥滇軍入粵。方聲濤與張開儒分領一師以與俱。民八之歲。聲濤又奉孫大元帥之命任福建招討使。十五年何敬之師軍入閩。因任聲濤爲國民革命軍司令。旋任第五十軍軍長。其明年又拜福建省府主席之命。宦海浮沉。方固匪一朝夕者矣。方嗜杯中物。居恆把盞獨酌。賓客之會。連浮大白。長鯨痛飲。方尤豪氣倍常也。昔人有何處難忘酒之詩。此時無一盞拍碎欄杆之句。方殆有此概耶。說者謂方醉後嘗爲草書。擘窠大字。愈顯其長。不知其果否也。果爾。方雖未必能下馬作露布。亦可以寫露布矣。

歷史長篇 俠義小說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

楊嘯天編著 吳俗校正 （三二）

第三回 朱厚照相府見忠良 馬孟熊京城搜太子

馬妃又哭奏道，萬歲賤妾乃一宮妃，儲君是將來天子，縱然目無君父，調戲賤妾，全係小事，請萬歲速賜妾一死，妾實無面在活於人世了，說罷又大哭起來，一頭倒在孝宗懷中，孝宗先前聞太后阻擋，把玉如意打壞，又用杖打劉炯，但是生身之母，也無有辦法，後見馬妃跪下哭訴，孝宗實在進退兩難，故埋頭不語，最後聽馬妃這一番不倫不類的話，又見馬妃哭得十分可憐，不由心中十分感痛，十分怒恨，當時雷霆大發，把馬妃扶起，誰知馬妃只是啼哭，拜不起來，孝宗忙說道，賢卿不要哭了，有孤與你作主，馬妃聞言，方才叩了一個頭，站身起來，孝宗又命劉炯，站身起來，當時傳值殿官進來，孝宗命傳旨到殿上，說萬歲龍體不安，聖駕已回寢宮，命各文武大臣，一律散去，衆文武不明眞像，只得各自回府，值殿官回奏之後，孝宗吩咐馬妃，回轉西宮，在宮廷候駕，馬妃代哭去了，孝宗登時帶着劉炯，同衆宮人，與四十名御林軍，打着燈亮，直到長壽宮來，捉拿太子，殊孝宗到長壽宮，參拜太后之後，親身搜查，那裏還有太子，被太后罵了一番，孝宗一言不發，出宮又到后宰門查問，余如龍跪接奏明，時才娘娘發有懿詔，命盤查進出人等，孝宗命余如龍呈號牌並人名簿，孝宗一對，立地查出冰梅號數，一問余如龍，此牌乃宮女之牌，都分不清楚嗎，余如龍跪奏，此牌是老總管郭嘉，同小太監拿玉繳的號牌，孝宗聞奏，當時就明白，定是太子假扮太監，用冰梅號牌，同郭嘉逃出皇城去了，想能立時大怒，一足把余如龍踢倒在地，罵道，狗才你都能守此重要地點嗎，你看你滿面酒氣，若發生意外，你狗才全家頭首都保不了，今且不提明日再來問你之罪，余如龍翻身起來，連連叩頭，孝宗罵畢，依然帶着一般人等，滿臉怒容，向偏殿而來，孝宗到了偏殿，一面吩咐宮人，到長壽宮取冰梅號牌，